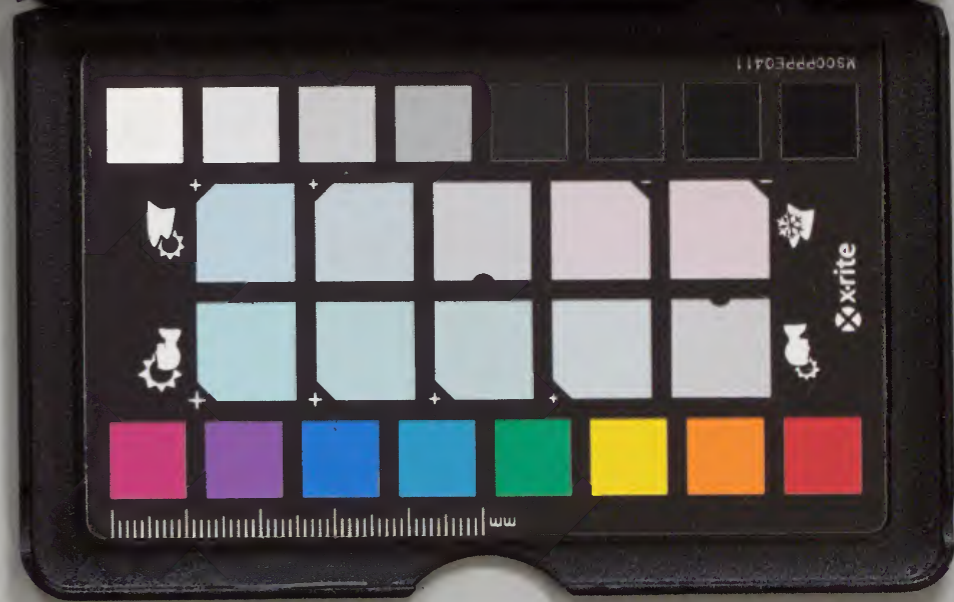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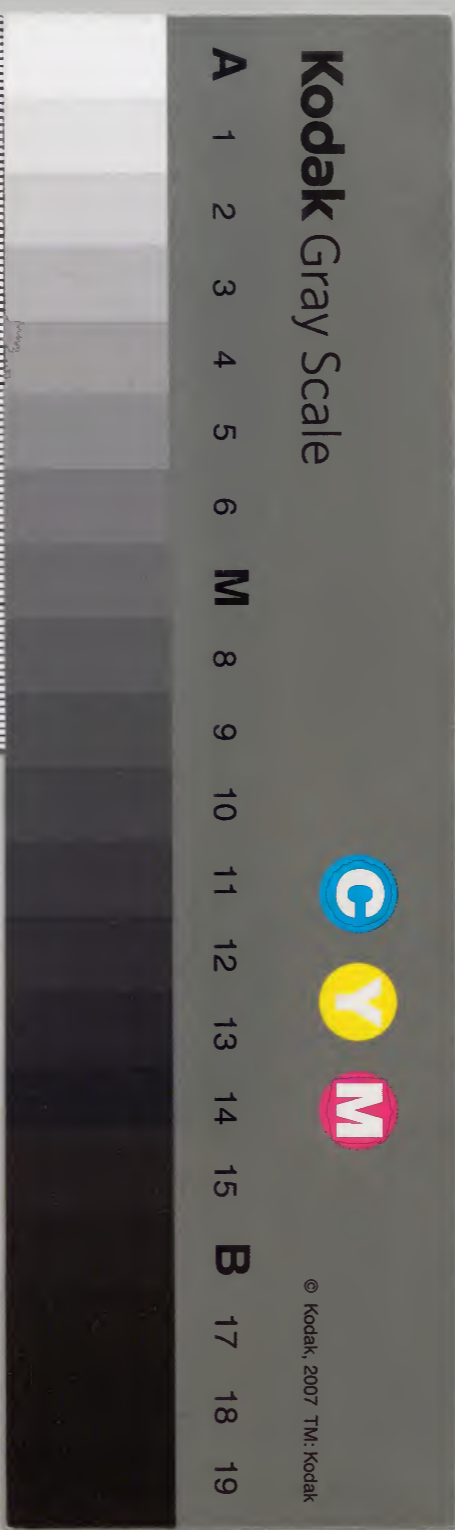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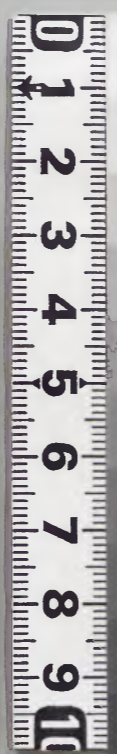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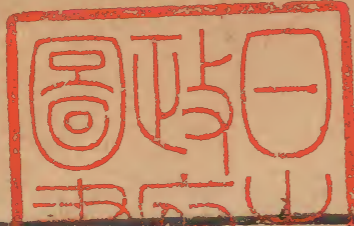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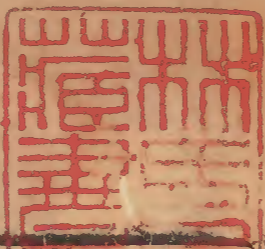
明獻徵錄 百二十中

百六十

內閣文庫			
三 七 函	二 二 架	八 九 一 五 七 冊	漢 書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87
冊數	157 (156)
函號	287 153





通貢傳

淺草文庫

俺荅者故酋也先裔孫也俺荅伯兄吉囊先故有男  
 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把都兒台吉曰  
 筆馬契台吉吉能二子七姪有衆數萬居河西套中  
 舊東勝豐州地俺荅之弟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  
 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俺荅長子孔昆的祿兒辛愛  
 黃台吉住興和迤北其次子黑台吉子曰把漢那吉  
 生三歲而黑台吉死其所生母胡媪者俺荅以事殺  
 之荅妻一克哈屯以其僕阿力哥之妻乳那吉故阿  
 力哥持其家柄打來孫瓦喇兀良哈永邵卜俱稱小

部落打來孫依套虜餘駐大同西北附俺荅東則小王子之裔孫曰土蠻者爲四枝曰多羅土蠻把都黃台吉曰麥力銀台吉曰着力兔台吉曰克鄧台吉擁衆十萬恃其蕃盛與俺荅爭強互有侵犯爲中國薊遼迤東之害俺荅有控弦之衆十萬餘精銳者三萬餘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駐大同宣府迤北橫行塞外自嘉靖初年來歲有侵掠吉能套虜犯陝西延寧甘肅沿山一帶俺荅往來雲中上谷之墟村城深懸收保不及者被圍困攻破則焚粟殺丁壯掠子女金帛而去有叛賊趙全十餘輩復誘之遂謀深入二

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至通河隆慶元年攻屠石州猖獗特甚趙全世晉人自呂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反周元張彥文之屬歸俺荅俺荅割地一區處之因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荅全警敏有略劉四等亦勇力過人其後中國無賴有罪者輒亡命入板升相依有趙宗山穆教清張未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二十八人互相糾引黨衆至數千時時爲虜鄉導虜長驅

無忌以全衆熟知險隘塞又華人得先驅謀視邊將不爲之防故也當石州失守全謂俺荅曰那顏春秋高矣而行擁北地精兵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晋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謀未定會邊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遂遁去隆慶四年把漢那吉長而慧俺荅善視之又爲一克哈屯所憐那吉謀娶兀慎家兔捨金的之女俺荅有外孫女聘襖兒都司俺荅通焉遂奪取之襖兒都司恚將攻俺荅以那

吉所聘取兔捨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其奶公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孫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吾往歸之而謂我謝俺荅阿力哥悞誅不敢請俺荅遂趣之行本年十月十日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將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曰我俺荅孫也得罪祖父故來歸天朝乞降諜者以聞開府方公大喜遽命以甲楯五百騎導入大同公坐開府見之遣出給飲食宅舍器具悉備方遣使之督軍少司馬王公所計事未及

聞今少師張公所使卒偵報張公聞俺荅事卽貽王公書曰昨有人自雲中來言俺荅有孫率十餘騎來降未審的否俺荅子存者獨黃台吉豈卽其子耶何故幸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宜審處之於是王公方公土其事下兵部議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是時俺荅旣失那吉心常私念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所遺孫幸賴長成奈何以淫逆殺之俺荅無以應因召趙全等計事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否則必脅以兵試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悉出戰吾因據其

城而索之可也俺荅然其計五日辛亥俺荅率衆萬餘駐平虜城之東張公復貽王公書曰虜種來降雖朝廷有道能使向化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頃報俺酋臨邊索要正恐彼委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是吾利也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汝孫自慕化而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首若子孫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斬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故不忍殺汝欲得之自當卑詞效款執吾叛逆趙全等以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

一騎毋入吾塞方可與汝奏聞朝廷許汝孫生還若  
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吾宣大之兵  
豈復往日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且聞汝子辛愛  
怨汝愛少妻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踈其種類旦  
夕且將謀汝汝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爲哉彼  
聞此言未必不動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爲衆  
言所淆又曰老酋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孫此必趙  
全等教之誘吾邊將兩執以爲質伺吾間隙掩其所  
不備願公戒飭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卽彼示  
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

他道搗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  
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于是王公方公悉行近邊將  
帥保境收兵嚴陳以待時有啗王公乘虜酋欲孫因  
爲市而行媾者王爲書言之張公曰降虜事廷臣初  
議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揭聞處分闔外之事一切  
付之於公矣乃昨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  
稍起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來教謂宜乘  
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爲市但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  
體今旣與之以官卽爲吾人若謾納率與迹同兒戲  
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乳犬驚駒蓄之

何益但欲挾之以爲重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宣布  
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  
賜服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  
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可必  
得也計利圖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算矣或慮虜  
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  
事幸而成功卽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  
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公毋爲衆議  
所搖措畫少失遂棄前功又貽方公書曰昨得鑑川  
書似爲衆議所搖頗改前說誤矣此事在我已有勝

算若一旦退縮措畫失宜不但取笑外夷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鑑川何不慮此哉老酋爲其妻怨恨欲得  
其孫甚急必不敢逞但堅壁清楚以老其師日行間  
謀以疑其心待其心亂氣挫乃吾用竒之日也乃復  
貽王公書曰頃奉宸斷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  
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朝廷之體下可  
獲柔服之利乃爲勝算虜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  
已得其要領必如初議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款  
效貢有番文信使乃可奏聞朝廷爲之哀懇仍加那  
吉一職賚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旣感不殺之恩

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消其惡毒懷我好音邊境之利也王公乃使善夷語者鮑崇德入虜營反覆告諭俺荅於是俺荅憮然悔用趙全謀仰天漢曰始吾欲脩貢天朝請封趙全等謂我有天分數導我興兵令我何愛數人頭不以易吾孫耶但我北番饜無釜衣無帛旣和之後請各量給爲生若得請天皇帝封我一王爵鈐制諸夷未爲中國蕃籬固幸甚乃因鮑崇德使人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偪雲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翼而進俺荅聞之卽下令麾之使退王公乃條具封上言虜願執叛易

孫請封輸貢詔許之一時言官乃有以爲不便者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起釁者衆言籍籍司馬不能裁決張公旣排衆議行之又以書與方公王公曰賴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難之務令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朝廷禮而遣歸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也虜若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令奉表稱臣謝朝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



趙全諸人背華卽夷爲日已久彼豈不預結於俺荅之左右邊墩之人抑豈無爲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犬乎萬一語泄彼得爲謀或耶以脅從數人塞責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於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傳俺荅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衆自強平虜滅外游騎不絕轉餉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

掣回遊騎然後差官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款旣伸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秋無親事戎中變唐時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慮者二也今之議者皆以小酋爲禍媒亟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于封爵通貢二事皆在可否間若鄙意則以爲邊防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彼若果出於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其間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穡人成功彼若尋盟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則我興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

彼願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當復來侵雖獲趙全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其可慮者三也來疏早晚卽覆其中委曲難以一指授幸公與方公圖之王公手其書曰邊事張公見如指掌吾輩久諳夷情者固多愧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國爲汝表奏然後歸那吉乞封通貢之事徐任其所欲爲時張彥文已繫陽和周元飲藥死俺荅令其麾下哈台吉伍奴柱襲捕衆賊二人固俺荅嬖倖自金等用事二人者日見疎遂擒趙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馨劉四兒猛谷王呂

西川呂老十馬西川之屬凡八人面縛械繫抵邊城外是日入雲石堡十九日送大同左衛方公令習趙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僞具內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吉於庭宴以酒食數所賜衣以授夷使打兒漢遣行那吉與其妻泣曰吾慕天朝故棄祖父母來獨奈何棄我方公諭之曰朝廷以汝祖思汝故使汝還非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懷忠以報朝廷汝行矣那吉拜謝去方公又慮俺荅怒其從行者因來夷丁火力赤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二人指邊河誓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死鑕刀示信後竟如所誓于是

王公上書言趙全等數人者本事妖術背國臣虜導引內寇攻城屠殺垂二十年乃者聖德中興虜首懾服故其孫慕義來降復蒙待以不死許之生還遂使華夷一家永爲內屬數十年未討之姦宄一旦繫頸囹圄臣等擇日械送京師乞如先朝行飲至獻馘禮然後下吏誅之詔下悉如議行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盛門入京師大司寇案全反狀悉具上命禮官爲文祠告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其請封通貢二事詔集朝臣詣闕下會議有言便者有言不便者張公復爲書致王公言封貢事乃制虜安

邊大機大畧而時人以媚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沮壞之僕受國厚恩死無以報况處降款旣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又言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啓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是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

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  
市以款段駑罷索吾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  
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  
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  
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  
東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  
焉虜旣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利也  
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援兵  
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  
爲聲勢俺酋旣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

西可以柔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旣戮板升衆心已  
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旣無勾引之利  
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徠豐  
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  
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  
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  
者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祠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  
獨以邊將不得搗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  
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  
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

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  
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尚猶  
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  
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數十年來無歲不掠無地  
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復  
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嗷嗷  
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侍御旣知此事  
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折以  
高見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當備聞於 上請旨  
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惜也隆慶五年二月二十日王

公上書 穆宗皇帝其畧曰俺荅彊悍狼肆於諸酋  
獨稱雄長况吉能把都兒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  
與之角勝亦託身老把都自結婚姻籍其聲援今羈  
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之費臣獨何惜而不爲但必  
令其大會衆酋同表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  
仍聽各自爲部不必假以統攝之權至于貢市之議  
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於逆鸞借以媚虜故其勢  
必招釁啟侮而得志於中國今俺荅暮年悔禍且感  
激朝廷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悃豈昔日  
兩地爲市費財玩敵之比哉虜若奉職通貢賜荅自

有常數如其叛盟於吾撻伐之威未嘗少挫會大同  
開府劉公亦言求貢與馬市不同况俺酋再使懇請  
若重違其意終阻向化之念且驚忿不平終爲邊害  
機會一失不可再得張公又爲書貽王公言封貢議  
起發言盈庭不得已乃於文華面奏請旨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唵唵  
之喙雖已暫息而眈眈之讒伺釁而動彼旣不能爲  
而又妬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事之無功而求中其說  
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旨乃有二意  
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嚴督諸臣

比常倍加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  
一也市初開邊氓畏慮不敢貿易虜人不市釁怨易生今  
歲且宜官爲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乃樂從一也鈇  
錙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  
今聞廣錙毀不可復爲只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  
責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旣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  
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起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  
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於槓錢之人虜使一入人  
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毋令得  
入鎮城三也馬趙二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

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真虜而又有內主封  
貢之議渠最不願近聞公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  
含憤蓄怨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  
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母令  
積恨生變四也其所當脩補者亦有四要害城堡及  
時修併二邊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沿邊之氓開墾  
荒屯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潢習火器訓練勇敢常若  
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  
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  
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趕馬在邊士雖惜以

邀功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深  
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覲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  
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  
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滋讒妬之口後四事不預  
畫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貽他日之憂僕與公悉心  
爲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采而行之  
王公乃爲䟽酌其入貢之道定其獻貢之期限其貢  
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縷縷可行議市場在大同  
以左衛威虜堡地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口地山  
西於水泉營邊令裨將統兵憲臣監市稍黃銅鐵軍

器各有禁約虜入毋持弓矢甲冑使虜得與沿邊居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馮陵我亦應加存恤往年燒荒搗巢劫馬兩相仇害一切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稍寬以示招携 天子重其事復下宗伯議宗伯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五王在徃籍可攷俺荅之封的爲有據疏上制曰可隆慶五年四月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疋 上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荅爲順義王老把都黃台吉俱都督同知都那吉仍舊所賜指揮使其餘小酋長爲指揮同知者十爲指揮僉事正千戶

者各十九副千戶十二百戶二所賜設帛衣服有差俺荅大喜告中國使者曰趙全等已伏誅尚遺趙宗山餘黨數十年據有板升比輩不威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讞獄如趙全等刑是年秋套虜亦願輸貢摠督少司馬戴公爲言於朝許其入貢開市延綏寧夏悉得市易如宣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餘以指揮千百戶受秩者四十九並賜衣帛次年六月今 上登極吉能貢如俺荅事萬曆元年各脩貢事如初二年 上念王公在邊之勞詔歸以大司馬協理戎政適首事巡撫方公服闋起代王公以故是



年市事復與諸開府同心共濟費省慮悉三鎮晏如  
 大抵因貢為市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  
 漢財物交易不絕誠所謂貿遷有無胡越一家故東  
 西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  
 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以漸撤去所  
 省糧餉歲不下數十萬石督撫諸臣及時而城邊險  
 飭器械練兵馬倡勇敢所易馬至數十萬匹命官設  
 牧統養待用在野成羣誠如雲錦獨東虜上蠻未靖  
 朝廷所經畧亦專事遼之東西萬曆二年冬東虜  
命上命將授略得虜  
千三百級馬倍之器械輜重不可勝計自後邊將累  
以提調遊龍窮源運轂轉軸功蓋有自云

二一衛志

玉世貞

以地  
 未及  
 為及  
 遠計  
 也

自北虜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宜絕者無如  
 孕顏二衛焉其人始為兀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洪  
 武中為蒙古所抄乞降 高帝為置三衛統之自大  
 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孕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  
 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淮孕  
 顏最強久之仍叛附蒙古 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  
 以賂請而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州  
 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為外邊使寧王鎮焉 文  
 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仍

爲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爲外藩  
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復叛附阿魯台二  
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  
斬馘無算宣德三年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  
衆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  
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  
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  
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經大小  
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孕顏於虎頭  
山鹵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

亨進徹侯都督諒懷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怨  
我剝骨因通也先爲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國  
家亦撫納而小小爲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闌入邊射  
殺叅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爲薊帥有  
威信三衛夷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貪  
功尋郤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俺答大舉入塞庚  
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旣當國知三衛弱欲發  
兵擣其地以爲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  
貢如初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驅  
千百匹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爲鄉導至婚

丁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虜情告我得預爲備故迫則毆入虜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雲中專記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殺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十載蓋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至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又明日代王遣使入奏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云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除具題弁首惡另行查究意蓋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其略曰變雖

成於激起姦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興變亂良由  
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脅制法徒羈  
縻略存紀綱恩屢布宣益見姑息據齋揭帖人口報  
巡撫大門并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  
知縱云變由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  
之重已就迫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叅照巡撫都御  
史潘倣知人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轉  
乞赦宥事不得已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  
一鎮禍變再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  
國典斯宗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也

總督劉公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  
洵洵莫定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卽日下兵部議覆則  
命劉公與提督卻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黃榜赦脅  
從余監軍覈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  
潘已挈二十餘人械繫東來其王弓兕首惡也餘皆  
乘機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  
公乃會卻先將兵而西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  
黃榜又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脅從罔  
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  
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已

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督露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爲也旣余見對如總督迨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癸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授焉賊亦罔問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伴上下班則更候之瑾實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之不少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柰何似亦不善應嗾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上領糧餉者至城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爲之副

總兵以下獨遊擊戴廉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廉馬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飛瓦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曰瑾死 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都察院大門及卷房時已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籍者因肆搶掠四出效往年糝邏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攝指揮事後議者顧罪瑾而宥振失是非之心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人故變因訛言洗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由是一城盡變四門晝閉遂謀抗 王師前軍甫至東關叅將曹

安已死於乘城之砲南關亦卽出兵接戰復拒城矢  
石如雨卻永因與遼東遊擊武滢據南關叅將段堂  
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  
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馬  
昇舊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舊夜不收把總時  
爲卻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回黃鎮革任叅將王安郭  
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爲頭領凡誘虜出戰皆其  
指授旣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和不得入  
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  
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日夜求生

之心實什七八千戶李春張著者兵部差官也因其  
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夜望卻則時時  
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黃榜且疑兩千戶賣已余  
間語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  
旣不合事焉能濟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  
請金牌入城之奏而余亦叅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乞  
天語戒飭羅峰見余諸奏每語人曰御史當大用及  
見是乃不以爲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著牒之得  
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材罔攸  
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茲仲冬盛德在水木

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筮史識之既而賊誘大  
虜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虜雖去聲言且復來  
又數日爲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筮史曰占無乃應  
乎門旣闢果大同兩人至其一鎮撫王寧也詰之則  
曰城中實畏死非叛今黃榜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爲  
誣諸印信結狀咸在望貸此七人以全百萬之衆余  
因笑曰受命西來按茲兩鎮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  
朱篆尚爲賊遊說邪且曰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  
汝乃一旦助逆招虜若自爲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  
乎王寧因求近案對狀旣前泣訴曰城中實怨此七

人恨未能卽殺之得庫金二百募賞可濟又實欲內  
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  
固存陷之虜城且亡矧倉庫邪儻謀成賞不吝恩信  
黃榜具載尚俟多言乃印給批廻使馳去蓋虜旣去  
城中聞將鑿地入益懼因怨此七人曰柰何駢死共  
思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遊擊廉並機警軍士素不  
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  
乃以情告廉乞宥罪戮餘黨以應黃榜廉察其實乃  
語詹因縋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  
不知也時楚職方書李戶部文芝適咸以水攻至在

劉公所劉因詒曰城中惑言不信黃榜謂朝廷將盡殲之茲遣二部使察真妄回奏死無日矣詹曰公言如是巡臺謂何則又詭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卽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難輕就見俟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偕副總兵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面定約楊林察其狀亦因馬昇乞死諸君許之次日東圍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三人傳首東來而雙崑亦入城撫定劉公旣得去張侍郎瓚時督餉在受命來代業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至城下躡爲已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偕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治也慈母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天子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閱月非雲中何栖栖也大門朝闢則夕以入夕闢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歸旣而門大闢張朝入余夕入城上相望者猶迺邇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左右頂爐香者不可勝數旣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不以心誰非叛者且蔡人卽吾人况一時之變乎由是聞者諭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曰黃榜取七人



馬昇楊林自効死免罪可諉也王安郭全何以具奏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明日具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卽當有勅勅御史矣旣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徼福以慰軍士凡王府奏例下之禮部時貴洲夏公言爲尚書黃公綰爲侍郎綰以議禮爲張閣老所引拔居今官蓋間夏也顧深相結納由是與張交惡因覆代王之奏遣官勘議而黃得行以斯役張力主攻劉激變地方幾失重鎮爲劉罪而實陰傾張是故西來必成劉之獄雖反覆與言莫奪也踰兩月不定蓋先意云諸勘官

亦莫能與爭而

實不合至於邀截實封侵欺銀

兩等項詞皆文致于法鮮麗也旣會奏去余與樊公奉旨處決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日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未到爲言余曰咨猶劄也咨已備矣無庸俟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偕撫臺至帥府審諸囚服驅之市日中而戮之觀者塞巷壓屋蓋自癸未變後無論大刑有杖人者哉吁法廢久矣旣罷例爲讜張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西門出巡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南自杜巡察後不塞行十四年弊誰與稽復轉而東

至應州則去大同爲近乃呼林進語之曰爾知所以  
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朝廷之恩信也汝勿  
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旣已宥之又從而殺之殺  
一人而失大信其誰肯爲顧已保首領又得陞賞獨  
無人怨忌乎人將宅事媒藥汝難汝免矣林泣曰願  
公卒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無兵可  
恃一力十縛汝出斬首矣終不可者爲大信也可歸  
語昇共圖之林復泣曰柰都臺何余曰爲汝致書旣  
歸猶豫不決樊公詰問之乃各以情告旣卽遣人代  
之調衛之命下矣後兩人輒復悔稽延旬餘迫而復

行樊公致書曰彼兩人去甚難非先解其任旣當遣  
不可留又不肯卒去則當迫之迫之將無變乎凡此  
皆執事力也古人云盃酒釋兵權今盃酒且不費矣  
後漁石唐公在刑曹會奏劉止奪秩家居卻降級其  
初謀逆王弓兒等諸叛亦已伏誅大同一鎮遂安百  
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吠聲之疑余輒  
解之曰嗟毋庸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  
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生疾  
審聽之可也或亦有因而問之者歲月云邁亦不暇  
悉因憶錄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安南志

王世貞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自爲國焉易李陳二姓  
高皇帝旣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書諭降之自  
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  
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蒼爲國主詐稱陳氏  
絕無後而蒼其甥也請權國事 文皇帝許之俄而  
陳氏之孫天平者間道繇老撾傳至京愬其實詔切  
責胡奩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胡奩  
爲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崑以兵五  
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及薛崑授表於境事聞

上大怒而會占城訶其吞併狀有指乃拜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將軍將兩京荆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府進餘將軍巴蜀建昌雲貴軍從雲南臨安府進及境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躡坡蓋留二關而入抵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光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志衆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烟燄張天乘勝下西都燒其宮室之後斬首三萬七千級又破賊

艘於木丸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於水關江水爲赤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志獲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卽其地立交陞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爲英國公侯晟黔國公餘爵賞有差下季犛等獄繫弗誅亡何餘孽簡定作亂僞稱日南王旣復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不克英國公輔復爲大將率兵破擒之并其黨陳希葛等殲於京踰年而陳季擴復叛季擴卽簡

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惑衆其勢重於定輔復率衆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輔下交南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遂留填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有威惠衆脅息莫敢動尋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中貴人馬騏者貪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初捕之不勝以爲土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郡邑十數特詔赦之爲升華知府利攻剽自如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負略相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犄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

千騎爲前鋒敗利兵遂前追之休發橋壞升中創死大軍聞之逆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趾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蒞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璽書赦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凡再往返始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冊爲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宣德癸丑利死子麟立一

名龍僭號紹平偽謚利爲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哀以  
代身金人來冊權署國事正德丙辰復遣僞國公阮  
叔惠來求封許之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  
持節冊爲安南國王賜馳紐金印以方物入謝麟復  
改號大寶久之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偽謚  
麟爲太宗文皇帝請冊朝貢不絕天順己卯爲庶兄  
琮所弒自立僭號天興明年頭目黎壽域等起兵殺  
琮而立濬弟灝一名思誠僭號光順請冊成化初與  
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  
攻其化州灝自率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  
都破虜王茶全以歸弘治丁巳灝死子暉嗣一名儲  
僭號景統偽謚灝爲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  
敬嗣僭號泰貞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謚僭號端  
慶僞謚敬爲肅宗欽皇帝請冊誼立四年死於弒其  
頭目黎廣度黎垌鄭江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  
勝等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  
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遷誼別宅逼令  
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執  
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  
瑁之弟三子黎調堪任國事乞賜襲封王爵詔許之

賙一名澄僭號洪順追謚誼爲厲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卽暉次子瑤一名鎮僞封錦江王暉生敬誼瑤生灝賙誼被害時瑤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賙而灝之子僞沱陽王諱及弟慮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諱妻鄭惟鏜女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賙非其意也賙旣立僞尊父瑤爲德宗建皇帝然多行不義疑忌同姓大臣國人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鏜鄭綏與其黨陳真弒賙諒山都將陳嵩自稱陳氏後與其子弁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鏜自立僞號天應爲陳真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諱一名

椅僭號光紹僞尊灝爲哲宗明皇帝謚賙曰靈隱王追謚誼爲威帝遣陳真攻陳嵩于諒山嵩病死其大臣阮弘裕等討弒瑤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惟俊奔清華惟鏜子惟僚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有所屬莫登庸陰懷不軌諷羣臣推已典兵諸軍道俱聽節制旣得志漸除諱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黎諱潛起兵攻登庸反爲所敗出奔清華依鄭綏登庸乃僞立慮僭號統元追謚賙爲襄翼帝時嘉靖元年也至六年又酖慮弁其母殺之而自立僞謚慮曰恭皇帝是時諱尚據清華又安

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  
聲授登庸立其子莫方瀛居守僞都自稱爲太上皇  
率兵以拒諛奪清華據之黎諱敗走又安又道至又  
安黎諱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黎諱走入哀牢國哀  
牢卽老撾也以嘉靖九年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  
黎峒鄭江黎裔鄭惟燮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木  
州漆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  
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時爲援不能克登庸者荆  
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爲陳暲叅督後自拔歸黎諱累  
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諱左右得入柄軍  
政加大傅封仁國公道五纂奪僞國號曰大越改元  
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僞位僭號大正云而鄭惟  
僚者以黎寧命來請兵 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  
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承 上旨乃下兵部議以  
咸寧侯仇鸞爲大將尚書毛伯溫爲監督與兩廣總  
督侍郎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  
進止咸取伯溫咸寧弗與也時叅政翁萬達多算善  
兵能探伺情僞伯溫經咸仗之乃聚兵使以聲恫喝  
登庸而誘使歸順登庸於是爲降表請罪獻諸州侵  
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溫等爲壇兩軍相距而使



三司以禮服升壇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達稱詔  
赦之具其事上聞詔改安南國爲都統司從二品銀  
印以登庸爲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  
狡知中國厭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  
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死孫福嗣俄又死子勿  
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

安南志

葉向高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初南越趙陀據之  
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  
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爲交州置牧唐置  
都護府改爲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爲南  
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棄爲夷  
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挺李公蘊篡之公蘊  
八傳嗣絕爲其婿陳日熒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  
昂爲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  
敢大爲寇 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燧

遺使同時敏等來朝貢。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賚。詔封日燿爲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至日燿卒，姪日燿嗣。請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命封先王，何以得擅予？若日燿請于朝，乃遣編脩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燿嗣王，而嗟賞以寧得使臣體日燿拜詔甚恭，未幾爲陳叔明所篡。叔明老弟熾代視事，熾攻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之，叔明表謝連歲貢。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母倭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二十一年，黎季犛弑煒，立叔

明子日焜，命絕其貢。叔明八年死。上以叔明身爲募勅，禮臣母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爲季犛所弑。季犛大誅殺陳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僭號紀元國，曰大虞。文皇帝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絕，蒼爲陳甥，求署國事。從之。已真封爲王。會陳氏故臣裴柏耆走闕下乞師，而老樞亦傳送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平行命都督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季犛遣使迎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行至芹

站伏發殺大平及大理卿薛崑中等引還 上大怒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犁而以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禡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隘留雞陵等傳檄數黎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自雲南至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能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爲固緣江樹柵立樁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晟合攻之下令軍

中文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銜枚舁攻具薄城裨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算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九江闕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徧宣 上意令安業隨窮追季犁父子于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舟師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

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 勅輔求交趾有能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命晟討之僞復督師晟戰敗績僞及都督呂毅叅政劉昱皆沒賊黨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諸將敗賊賊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黨季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爲交趾右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獲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振西南夷遂留填

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弭莫敢動十五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代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橫彬不能制詔以爲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攻劫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皆死之洽力言利詐宜亟誅而中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宣德元年擧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

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阯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蹙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江城守將李任等死之任戰甚力被圍久不能支軍民感其義雉經者相望 上遣安遠侯升黔國公晟分道援通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剽而輕旣連勝易賊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沒師遂潰時尚書福在行交人得福環跪位公在我曹不至此競送之歸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遺利與盟而還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羣臣劾通并馬騏下詔獄論死利表言前國王遺嗣嵩今在老樞請嗣封 上集

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臣士奇臣榮頓首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 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至深墜 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 上曰卿二人言是 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出嵩表 諭羣臣朕以止戈爲武卽議者未同毋庸恤羣臣頓首稱善於是 冊封嵩安南國王諸在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而利驟言嵩死原

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 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正統初以麟事朝廷恭詔封爲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百餘戶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賁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爲庶兄琮所殺弟灝嗣輒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爲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灝驚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闌結諸夷奸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奸亂乃弭弘治十年灝死子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制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誼嗣阮种弑之立灝庶子暹暹孱甚政在羣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暠弑暹自立莫登庸逐暠立暹兄子諲專其國暠奔據諒山死諲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應立交人云應登庸子也無何死登庸遂據安南其子方瀛諲竟死清化故臣共立諲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撾爲援 肅皇帝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憐來乞師 上以登庸弑逆又久不庭當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爲帥尚書毛伯溫督師伯溫至廣區畫諸便宜爲進兵計廣守臣多難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



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  
 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登庸懼請束身待罪歸欽  
 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  
 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匍伏上表降伯溫承制受  
 之詔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為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  
 覈黎寧果黎後則畀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  
 死授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子宏瀛幼阮如桂  
 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為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  
 宏瀛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貢至京光貢以國難羈  
 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黎民後復與莫氏相攻

朝廷置不問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  
 思明衛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獷悍  
 喜聞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偽名事中國自黎氏  
 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  
 加偽謚自灝以後亂逆相尋凋之弒或云鄭惟鏜為  
 之陳嵩討惟鏜而僭焉者也諛者惟鏜所立也鄭宗  
 強亡黎者鄭也登庸乘亂而竊其柄者也寧者非真  
 諛子也然其實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偶儻驩  
 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驩演為盛其山川佛跡勾  
 漏傘圓富良江宣光江為 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

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角兕白鹿猩猩獬白  
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醢波羅蜜菴羅果烏木蘇木  
論口安南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固南服之  
外疆也季黎之討彼惡已盈寧席中國廣大輕用武  
哉掃氛驅孽還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墨朝頒羽  
書夕至元戎三遣旋戡旋焚昆明百粵之區戈船下  
瀨之士騷擾相奉困敝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  
粟之用惓然舍旃與之更始兵革不興版章如故豈  
非繼述之善而 明聖之所圖歟然而反側初安刑  
餘肆毒官徇苟且之政將乏折衝之才遂啓戎心卒  
隳成業故談者有遺論焉黎篡于莫天道好還師臨  
其疆羣兇組頸削土封效侵地威已加矣然後醜之  
操縱有宜抑亦參伍于前事也昔成化時闡直倖功  
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乃中  
寢嗚呼茲蓋臣之用心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日本志

王世貞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為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為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  
 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

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孑遺自是歛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勿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

果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躡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戶百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舶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民覩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酌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舶不爲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統素潔廉然銳果壯

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船盜淵藪破誅之而  
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  
仕宦貴臣相响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統及置二司用  
事者於理統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船主土豪  
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  
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  
巖爲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  
用殫屈家巖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  
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  
一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

不支相繼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  
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巖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  
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  
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  
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  
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蠅起而  
船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不  
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  
上兵討之而經舊嘗爲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  
平賊自負故用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

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叅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鼎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猾果往速退田州瓦氏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繇上䟽行有所負挾願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䟽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閩避賊讐故嘆喑縱賊爾而會兵科亦有言 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已聚兵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裨是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文

華既已攘其功則奏超巡按御史朝宗憲代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在後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躡浙地告急䟽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徐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船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船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也宗

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隨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

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自彼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石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人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船或之泉

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  
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  
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丹山之  
南而犯定海經大貓洋入金塘蛟門犯象山奉化由  
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明犯台州入甌渚  
海門松門諸巷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畧壁下陳錢分  
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陽山兩頭洞三姑  
山入煙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島列  
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  
山入鯨子門楮山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  
南滙過馬跡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跡潭而西北或過  
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月嘴涉谷積山而犯瓜  
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欵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  
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  
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  
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  
此風候不當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  
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  
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  
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

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幸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竺前竺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其先北虜次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哈密志大謀也夫哈密未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故雖故版圖夷之久矣弗復可也北虜不易勝者也倭能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倭亂我者也非欲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呼亦未如之何已

日本志

發在大海中縮波而宅自玄菟樂浪迄於徐聞東莞  
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形類琵琶東高西下  
國君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居山城國所統五州七道  
三島爲郡五百有奇而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民  
器以賈時有奇羨貨至百萬者和泉一州鼎食擊鐘  
者八萬戶其謠俗猶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鸚哥里  
其民備于里重爲邪獨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  
頗羯羗嗜殺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  
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楡



剽國分爲三而其大總取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強  
國人服之多爲耳目得衆心愈於山城君其朝貢始  
末具在前史國初累寇山東遼在沿及淮南兩浙高  
帝遣使諭其主臣服之使未復又掠温州上曰東夷  
不足程督也可獨以禪教開諭命二僧往因隨入貢  
來幾又寇海鹽諸邑自後三貢皆以無表疏不爲授  
館安置使人川陝番寺洪武十四年疏請罪乃還其  
前使十七年僧如瑤至坐通胡惟庸戍雲南遂著祖  
訓絕不與通召信國公 城海上州縣設備倭行  
都司增置衛所永樂初太監鄭和率舟師三萬下西  
洋而日本首附獻其下奸命者和烹之以徇於諸國  
二年給符百道令十年一貢尋封爲王名其鎮山曰  
壽安未幾累盜金蓋遼帥劉江具兵伺之船入王家  
山島烽舉江率精卒於望海窩逢迎賊賊大亂壞散  
又遣奇兵斷其歸路賊二千人咸授首捷聞封江廣  
寧伯自是遼絕倭患宣德元年與夷約凡入貢舟毋  
越三使人無越三百已而備禦漸踈所齎操不踵常  
故正統四年寇大嵩焚劫發塚東嬰狹於竿沃之沸  
湯視其號爲笑樂捕孕婦村男女剝視中否爲勝負  
海濱赤子咸患苦之以爲甚於虜正德六年宋素卿

來貢求祀孔廟儀制不許郵人朱澄執素卿爲從子請法其背叛罪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不治嘉靖初諸道爭貢左京兆先遣僧宗設右京兆後遣瑞佐及素卿寧波故事宴番以先後序而素卿甚黠賄市舶太監太監先閱瑞佐貨坐之宗設上宗設衆盛於瑞佐因忿攻敗之併殺都指揮劉錦吏卒皆懼伏莫敢枝梧有司以詔諭下素卿獄宗設始還瑞佐亦釋去自是有輕中國心而言者遂奏罷市舶市舶旣罷番貨至輒主奸商多負其責不啻千萬番索之急則投貴官家番人候日久不得食頗出沒爲盜貴

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令兵之番人含怒積怨而並海不逞之徒迫於貪酷計畫無俚則相糾引入番于是王直徐海之徒從橫雄海上矣王直歛人母夢弧矢星入懷而生少任俠多略不侵然諾鄉中有繇役訟事常爲主辦諸惡少因倚爲囊橐嘉靖十九年直姦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皆受成事倚辦於直直乃招亡命千人徐海陳東葉明爲將領王汝賢王激爲腹心僞稱徽王部署官屬據居薩摩州之松浦津閩浙蠶起之徒皆爭往歸附直推許二爲帥引倭奴窟雙嶼港浸淫蚕食

濱海村聚矣二十五年設閩浙巡撫姑蘇朱統首被  
推擇統性方諒往則日夜訓練干擷嘗言去外夷之  
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  
盜難上章鐫暴二三貴官家聲勢相依者咸側目切  
齒二十七年四月統搗雙嶼盛集舟師港口挑之賊  
深壘固軍迨夜風雨賊逸出官軍縱火夾攻斬捕首  
虜過當擒二酋燬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餘黨  
趨浯嶼柯喬盧鏜縱舸益前蹙之摧破焉獨許二逸  
不得也統又親渡海至港議留屯衆難其險絕築寨  
而還王直收合許二餘燼巢烈港陳思盼亦聚百舫

巢橫港別夥王卅有舫五十思盼迎入橫港約爲  
弟夜半鳩之奪其船舟黨不平潛通於直而烈港出  
沒必經橫港屢被邀劫直怒因思盼生辰燕樂不備  
釀殺之由是海上寇悉受直節制直以人衆分部領  
之往來邊關望屋而食陵轍邊吏至叩頭獻子女求  
媚直以殺思盼爲功獻捷求市官司不許直以故累  
入盜而統督柯喬出洋中跡賊至靈宮澳千舸具進  
賊覆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真倭六十皆獍惡異  
狀他資械無筭漳人大恐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藉  
藉統益排根窮治豪右惡之於朝遣言官郎訊其心

煨煉竟以擅殺去執置柯喬盧鏗於請室統自度稍  
侵恐辱飲鴆死而舶主豪惡垂手肆起官司畏罪益  
爲寬莫之禁矣三十一年賊陷黃巖諸邑時內地承  
平久賊猝起遠近震駭詔遣王忬巡視浙閩俞大猷  
湯克寬爲偏帥剿賊三十二年閏三月俞大猷募卒  
入烈港縱火賊營官兵棄之賊爭舟指可鞠也王直  
以火箭突圍去尹鳳將閩兵邀於北茭洋鹵斬八百  
級直自白馬廟集餘黨掠嘉定至劉家河揚帆而西  
六合令董邦政追及於吳淞值綵陶港賊相合勢益  
猖恣同知任環至與邦政夾擊賊敗走四月賊圍太

倉中丞蔡克廉檄環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而賊鋒  
甚勢不敵屢戰嘗縮環隨所向設拒與士齧糒飲水  
同勞苦且厲以忠義士遂翕然歸心與共死生之矣  
賊潛出沒環夜追之出其前後賊甘心於環宰夫佩  
者欲免環嘗衣環衣介馬而馳賊追急佩留禦之死  
焉賊尋攻海鹽縣三日解走杭州指揮吳懋宣率僧  
兵禦於赭山死之五月賊破吳淞據爲巢守備解明  
道襲敗之賊酋蕭顯犯金山敗官兵於天妃宮衝上  
海縣焚泊所七月攻寧海七日解八月顯屯崇明沙  
王忬計顯必入浙境設伏邀擊賊乃南通官兵遇於

普陀連戰勝之零賊登嶺掘塹自衛大猷進逼之顯趨高家嘴復據崇明沙督府檄湯克寬討克寬雖世將頗驕與卒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死亡千餘人任環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顯甚困值歲除守卒懈顯得逸時所在寇盜充斥江南人柔軟望風壞散貪吏藉軍興橫歛富民廉者又謂南人善訛言束手坐視于是百姓力屈不能卒業千里蕭然而奸豪唱言搗巢非計搖動怵怵奏釋柯喬起盧鏜計必滅賊三十三年正月蕭顯攻嘉定循海而南圍上海上海時初城未固勢且陷僉事任環馳救敗賊冒家墳

二月顯巢史家浜鏜進搗文綬兩兵皆未憖而去三月顯自曹涇突走松江敗官兵於蕭塘進攻郡城任環擊敗之走大門墩尋奔慈谿王忬設伏擊之顯衆就滅先是賊每入寇而歸率息肩普陀鏜趨襲之他島賊忽至我軍却爲賊所擠亡者什六鏜力戰脫歸四月王直巢柘林連絡二百里分一支自白鶴港趨太倉一自劉家河趨崑山趨太倉者毛家屯賊泊攻具以百夫門馬衝梯隧道肉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刃斫之連發鏖碎其首又緹兵下突而前賊氣辱委棄塗地走趨崑山者葛隆屯賊綠堞而攻勢甚急尹祝

乾壽夜募死士持蠟書浮水八晝夜達姑蘇巡撫遣帥梁鳳以真儀兵應援鳳至三里橋望賊即潰而西騎能屬者數人耳賊得鳳所遺火器藉以攻城益急乾壽力禦始解五月賊攻嘉興鐘擊敗之賊復糾悍卒七千人攻崑山乾壽天其渠魁二大王賊走倅張魁追擊之斬級五百嶺東賊何亞八潛引番舶突湖州侍郎鮑象賢設伏佯北不勝以數百人委之賊大至伏發大破賊殺賊二千餘人六月賊逼蘇州督將萬表遇之敗失亡狼藉勢遂大張民逃避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啓擁塞蹂踐任環適還自真義乃辟門令男女以列進賊間竊入環獲之自以解明道出與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詐歸之乃棄所獲弭我因得逸由平望去七月王忬改撫大同兵備李天寵代八月賊攻嘉定撫臣請兵於朝大司馬議發精卒六千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二帥至擊敗王直於師家浜二帥所將雖選然不知地利潮至溺死甚衆九月賊攻嘉興掩我軍於孟家堰十一月賊攻湖州十二月侍郎趙文華以寇亂謂海為崇請禱上命之往是歲設提督節制江南北閩浙軍務用尚書張經經慷慨易賊甚以為由竄上掃除

也然性貴倨而踈諸叅佐又慄猾果往速退識者虞  
之三十四年正月賊破崇德至橫塘官兵與戰敗績  
青齊驍將及長鎗手皆盡僉事董邦政搗川沙賊斬  
首五百賊趨蘇州任環敗之勝墩斬首三百賊夜襲  
入崇明崇明不戒令唐一岑巷戰彼創死三月賊萬  
人屯下沙進逼上海而張經調楚粵兵數萬駐松江  
欲搗賊巢賊聞退保舊穴四月賊攻常熟任環林懋  
夾擊之俘斬三百級賊益至與官兵相紛拏縣令王  
鈇致仕叅政錢泮力戰上塘港遇害徐海探知官兵  
將討乃分兵牽制我師一走上海一走嘉興走嘉興

者約萬人尤蠡悍御史胡宗憲聞變馳赴督保靖兵  
擊之遇伏稍却宗憲分其兵爲二前鋒迎敵佯却左  
右翼縱賊敗趨王江涇會張經自松江兼程至而永  
順兵又從泖湖西出四面合圍賊大潰斬級二千五  
月賊復攻三山所偏將軍劉朝恩固守值霖雨城圯  
數十丈朝恩以木城障之發矢如雨不能中一賊朝  
恩曰此幻術也投以犬首旋發矢卽中其帥貫侯而  
斃賊驚潰走趨陸涇任環移諸師搗之戰始交獲其  
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環以夷兵鏖之壩上自辰  
至申賊披靡不能支斬首八百幾殲焉六月賊趨洞

庭兩山又犯杭州燒北關市張經紘狼上瓦氏兵禦  
之塘棲大敗督察趙文華與經不相中得劾經嗟惜  
治兵無狀徒以家閩避賊仇故耳上怒甚趣使捕經  
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詔宗憲代天寵尚書楊宜代  
經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搜括官庫富豪金寶百  
萬南方騷然慮不在倭矣賊自塘棲得志遂挾輜重  
往乍浦推官劉泉邀擊於海洋悉沉其舟七月松江  
守方廉使謀投毒柘林井賊死者千餘人八月劇賊  
五十三人自象山登岬突至南京焚安定門營兵出  
禦之孽風而潰賊追殺二偏師及卒數百人都御史

曹邦輔選銳士馳護孝陵居數日賊南走邦輔曰賊  
師深矣地形兵力爲所窺矣小入而得志大舉之謂  
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而歸也歸且合柘林之黨引  
之而來是金陵亦海上之危邑也柰之何其可縱哉  
乃募水兵由間道趨湖口身自追之及於滸墅擒斬  
二十七人餘走陽山欲下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  
匿橫涇田禾中武生張大綱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  
口賊必伏是令衆大呼賊驚出悉擒之大綱手刃數  
人被創死閏十一月僉事焦希程率川兵夜趨周浦  
賊徒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盡燬其巢十二月賊流



入平陽三港官兵邀擊賊佯爲我兵裝出陣後而以  
精捍者衝其前我兵大潰賊趨台州守譚綸挫其鋒  
走嵎縣容美兵復敗之三十五年正月陳東巢新塲  
殺叅將尚允紹於四橋賊數千入紹興宗憲馳救遇  
賊江橋夾河而軍宗憲望見曰是賊弱吾且試之於  
馬上揮幟賊立而聚觀宗憲笑曰易與耳渡河龍之  
賊走後梅民家縱大焚之幾盡三月任環遇賊蔡廟  
堡諸處七遇皆北之閩賊據福清海口鎮師劉烱夜  
襲其巢追北至石壁嶺援兵不繼烱格殺三人爲賊  
所害四月賊攻揚州殺同知朱哀而徐海陳東各擁

部下萬人併攻乍浦時川湖諸省兵俱罷去獨幕府  
麾下及容美河朔兵五千人耳巡撫阮鶚夜半趨乍  
浦宗憲引兵壁塘棲相犄角賊罷圍趨鶚州挾河朔  
兵及於皂林賊鼓噪而前銳甚鶚皇急入保桐鄉叅  
將宗禮霍貫道張左右翼持戟數合殺傷相當日暮  
賊引去二帥絕嚮道不得善地便水草自休止士頗  
饑疲詰旦賊遣候者樹而望孤壘也大喜縱兵夾擊  
矢砲雨下貫道大呼力戰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  
數十百人而貫道亦自手刃十餘人會火藥盡二帥  
俱陷賊乘勝圍桐鄉宗憲得詔移諭口本知盜權在

直與海可以賂遺設利降也因使使潛諷直與海直遣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閔謝罪宗憲宗憲厚遺酋而陰令營中盛軍容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怖且感海亦遣使至督府厚待之如直使歸以報海明日復來曰逋臣之仰幕府如百穀之望時雨也宗憲待如初凡數復而海遂持和節矣然陳東疑海數間使有二心頗怒而海遣酋私桐鄉城上兵曰某聽胡公不敢與官軍爭一旦之命矣東門陳黨也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而東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鷄募士爲縉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卽縉

挽以上斬之民乎鐵汁灌城下酋酋不敢逼東聞海去亦罷圍而阮提督出矣鷄自圍中急與宗憲相猜異論始起是月賊入慈谿焚縣治波仙居縣據之六月阮鶚譚論進擊平之吳淞江賊萬人欲西合海江海遣牒說海擊之朱涇道上賊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之溺且盡海懼以飛魚冠諸寶貨輸宗憲遣其弟洪入質我亦厚遺之海麾下之沐數沮海以爲幣重而言甘弗可聽宗憲乃遣羅龍文諷海誘縛葉麻獻幕府于是海部曲盡皆離心七月宗憲復以簪珥遺海侍女翠翹綠珠兩侍女日夜諭海縛東曰蝮螫乎

虞雀錄 卷一百二十 九十二  
足則軒手足彼非直手足戚也而何惜爲海間諾而東者薩摩王弟帳不書記海重王弟不能也宗憲出葉麻囚中令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遺東陰泄之海益感而趙文華約宗憲部署兵擊海日急曰吾欲以間執讒慝之口宗憲佯曰彼縛獻陳東卽子弟畜之耳又何之爲海乃以我賂賂王弟詳請東代署書記卽縛以獻于是海執日孤海又委乍浦賊出巢官兵乘之獲勝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罪持兩端以觀望宗憲令羅龍文促之海與共宿夜半海以足躡之曰汝何祗虎狼穴而弗畏也龍立曰今

胡越一家何有他慮海曰聞趙公爲刀俎以我爲肉柰何龍文曰是趙公始謀而今不然也裹糧坐甲固若是求若旣降矣又何勞師焉我所以至者急欲得若一見以報天子報天子且有官而何苦且暮乞貸蠻夷爲若或不信且質我營中與爾同命可也海聽其計約八月二日入謁而海先期帥酋數百人胄而入平湖城宗憲文華與提督直指四公坐堂上諸酋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款宗憲而未之識謀自示之海復面宗憲稽首宗憲下堂摩海頂謂之曰若毒東南久矣今旣內款朝廷且赦若慎勿再有賊心

厚犒遣之海既出衆惡其不以期又且胄也終必反  
覆不除之爲他日患海亦覺耳目非是且知官兵大  
集陰收陳東餘黨宗憲遣童華往解之官與之護卒  
華曰以好往一使足矣以武往數卒無足爲乃獨身  
去海迎華罵曰官家方徵兵若來何爲叱左右縛華  
殺之華大笑海曰若何言華曰笑若不知人耳陳葉  
二黨陽附若而陰仇之也胡公心愛若而虛若入其  
穀中故遣我相聞若柰何艦六十十月攻連江十一  
月上以言官請詔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宗憲出直  
毋妻子獄中厚奉之以爲餌復使蔣洲陳可願往諷

直直聞家屬無恙留洲爲質而令腹心葉宗滿王  
賢王激同可願報謝宗憲所以待之如布衣交時  
對將吏曰直非反賊計無聊耳見我必且得釋直聞  
移泊岑港請開市宗憲大集官兵埋伏數匝而身自  
挾王激與起居飲食露諸帥請戰書十餘篇於案頭  
激竊視之宗憲又作醉夢中語曰吾欲活若故禁不  
進兵而若何愚也激漏於直又使其子澄刺指血寓  
直書而令謀往說曰若苦兵間非前死則後北不如  
降也降則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誓爲  
外臣必保海外諸夷無使盜海上固請王激攝營兵

乃詣幕府宗憲遣之直至吏下之獄有欲活直者宗  
憲計直雖執其黨猶盛若活之使與其黨相應是樹  
兵也而何以偃兵具議以聞詔斬於市加宗憲太子  
太保文華少保子世錦衣千戶王激遇風覆海而直  
黨毛烈據岑港謀報官兵攻之弗克三十七年二月  
宗憲將六路兵以從賊於岑港戴冲霄爲前鋒殺傷  
頗多宗憲戒無取級蹂屍而戰賊大敗奔舟已復登  
陸死戰我兵稍却賊得入營固守宗憲檄諸將曰賊  
當解久矣不解者有狀度春汛及新寇必來援耳我  
踈則彼合矣無何果有數十舫泊普陀逐之走朱家

山而岑港賊亦走宗憲度其必合沈家門馳詣  
令夷僧私招之兩賊猜疑至持刀相擊我兵乘隙  
攻賊衆大亂縱火焚其巢賊奔柯海嶺宗憲潛伏卒  
山下而以小艇當之賊逐利悉至伏發夾擊殆仇所  
愛而愛所仇乎海曰官兵何以壁近郊華曰以防東  
黨也海釋之因華求容舍便地乃以西沈庄居陳黨  
而居海東沈庄又令東詐爲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  
夾剿汝矣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庄道上瞰之  
海皇急令酋竊兩侍女間道走幕府自託邏卒歸報  
陳黨陳黨聞之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曰俱死耳

何陷我爲相預而闔海中預衆大亂明白官兵四合保靖兵先當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宗憲擐甲直入會風烈塵衆束千餘炬縱火焚之海沉河死斬首千級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侍女泣而指所沉處遂斬海級以歸二侍女卽翠翹綠珠也翠翹故臨淄民家女鬻於娼善吳歛度曲婉轉往往傾其座人寇得之傳詣海海尊幸之日異諸姬莫不自失而翠翹念欲歸國日夜從容言今誠得事成事成蒙叛名不恨爲叛終不可成不如降海言之海旣殲督府飲至轅門令翠翹歌而遍行酒度曲益悲怨諸將

士及叅佐無不相顧灑泣督府以其功高不忍殺之配諸永順酋長去之錢塘江上嘆曰徐酋所以待我者備矣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亦何面目投水死十一月賊犯會稽以報沈庄之役官兵與數十合莫能禦宗憲馳往壁龕山促盧鏜戰鏜曰士疲矣盍少休宗憲佯諾夜召親兵謂曰賊謀知我休士宜乘其不意母令渡錢塘胄而趨之遇賊戰無不一當十賊大敗匿山坡我兵搜之悉斬首以獻達旦諸營方知相率入賀鏜大慙服三十六年賊犯揚州天長陷寶應副使于德昌擊敗之泗州三月賊犯

福建省城奪戰盡四月賊陷福清進攻興化廣兵以  
火器擊走之復攻惠安五晝夜始解譚綸敗賊於寧  
海仙居五月賊攻泉州突犯惠安縣令林咸與戰咸  
敗沒巡撫王詢統兵逐之沉二十餘艘斬級四百三  
十八年三月賊陷福安浙東賊數千走何家礮樹木  
營自固副使譚綸計曰賊嘗我也令大猷率師後繼  
身先馳之諸帥曰士遠來疲請休之綸曰賊易我宜  
出其不意進兵馬岡賊繼至者五百移兵先擊之賊  
敗走明日綸進搗何家礮賊殊死戰綸遣奇兵從間  
道出賊後擊破之賊攻樂河明林渚綸追之及來於

軍松門衛入門戒備裨曰賊必夜至卒棄障久而渡  
城必且破可悉軍通衢備巷戰漏下四鼓賊千人襲  
西門火城中屋綸與戰斬其酋乃退綸尾其後計賊  
必出金清閘鑿二舟塞之賊至欲起塞舟綸偃旗伏  
新河城厚享卒詐爲新河老人遺書賊約餽千緡令  
勿攻賊乃不起塞舟明日綸出南門卒皆推鋒爭死  
擒斬千人餘賊遁海去是月賊萬衆連艘趨淮上賊  
初利江南富厚獨王直之淮陽多大賈始侵尋於江  
北每至屬厭而云朝議虞陵寢設提督大臣用李遂  
遂數有略閱兵通州報至卽馳赴泰州而以副使劉

景韶兵阨如臯賊知如臯有備由通州東趨白蒲鎮  
遂策曰賊過如臯由黃橋泰興犯瓜儀則狼運阻梗  
留都動搖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爲矣盛  
集兵泰州賊乃從富安出遂馳淮安約諸帥搗廟灣  
賊巢賊覘知之分其衆一由西亭一出白蒲丁儼以  
牽制我師遂曰丁儼西亭二賊景韶足辦矣必我也  
當大敵騎而趨淮安丁儼賊至潘庄與我兵遇全營  
覆沒遂次於淮而通政唐順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  
合勢分五哨師於姚家蕩以待初賊我兵綴於丁儼  
急走淮安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

銳衝我左哨遂揮兵夾擊俘斬八百有奇賊奔守廟  
灣我兵鼓而進之賊困甚乘風雨夜逸官兵尾之凡  
三戰斬級千餘而西亭亦以全捷告十二月巡撫王  
詢攻上邳賊窺其半涉而薄之擒斬溺死數千人三  
十九年正月賊屯潮陽僉事齊遇連敗之俘斬二千  
級五月賊巢月港叅將王麟擊之海洋擒其酋數人  
所部三千餘悉溺死無遺四十年四月賊百餘艘入  
浙海洋官兵追逐至馬魯河垓賊惶據奔陸把總章  
延廩設伏舟山約水兵合擊賊大敗賊又自週洋港  
登劫宗憲示衆曰賊分侵以牽制我而我分擊則墮



其計宜併力合勢先是重大是月賊軍松門寧海告  
急僉事唐堯臣曰虜睥睨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  
兵耳乃留一軍海門令帥戚繼光居中爲應兵旣出  
賊果大來癸丑賊趨新河堯臣破之城下餘黨夜遁  
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海賊以繼光來悉遁去賊  
他部復逼台州繼光自桐巖趨台鼓行而進遇賊花  
街張翼而逐之殺數十百人又逐之瓜陸皆自沉死  
已未圻頭賊焚舟起擁衆趨台州繼光簡銳士往收  
誓師曰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  
者連擊賊無留行而後伍乃割賊頭畢而獻狀凡獻

賊五百級予前驅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破賊  
後所獲輜重徧賜軍中若賊未破而爭取財者罪死  
軍中又立一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五月庚申  
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賊出間  
道徑往仙居繼光白賊出中渡至白水洋七十里我  
兵由官路至洋五十里兵法云先處戰地而待敵者  
佚策馬行四十里探賊向往率衆伏上風嶺次日兵  
出頗早光下令令人各砍一松樹執而坐賊望見意  
爲林木俟其行過半乃齊呼躍出賊驚擾走山頂我  
兵乘之賊四散走投落坑塹者不計脫者奔白水洋

居民火破之賊遂盡蓋浙兵自譚綸練後多敢力戰  
深入之士以故累年無倭奴迹或時有候者到而希  
矣而閩中嶺表其毒未已已而諸用事者率爲言者  
敗壞其功俞大猷幸得脫死李遂南遷宗憲被逮文  
華削藉王詢畏讒引疾去後來者益媸媸託於暗且  
曠矣外史氏曰初作難發於元罷海灑清齊運卒探  
知地利逆節萌起故禍中遼左山東及張士誠方國  
珍分據東南海上而遺孽竄島中兩浙淮陽驛騷矣  
嘉靖中葉患益侵廣天下傳奉剿寇鼎沸波蕩無異  
故實以王直徐海二酋使然彼皆豪舉困於州邑之

以弛邑鬱無以耗其雄心獨怪當事者柰何

之爪牙邊鄙而驅之耳目外夷也宋臣鄭剛中  
議欲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而高帝盡藉海上  
惡少爲伍長嗟乎深慮哉

